

市场星报

阅读周刊

读书人、写书人、卖书人、编书人的朋友

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

被时间囚禁的光景是阅读的最佳时刻

记者：您最初的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有没有阅读上的引路人？还是完全自发、顺其自然？

程永新：阅读开始得比较早，因为家庭出身不好，从孩童年代起，母亲和大姐就不允许我与邻居的小孩一起玩，怕受别人欺负。所以，阅读变成了一种被迫的常态。我没有阅读上的引路人，比较幸运的是，在刚开始迷恋文学书籍的时候，我的大姐结婚了。姐夫是工厂的电工，但他神奇地收藏了大量的文学书籍。他借给我的书纸质已经泛黄，但保管得熨帖整洁，有些书像从未翻开过一样。姐夫的书藏在床底下的几只箱子里，他从不借人，对我却是少见的大方，就这样，小学五六年级，我已经读过了《俊友》《红与黑》《三个火枪手》《八十天环游地球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》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等一批文学名著。

记者：进入复旦大学时，阅读状态是怎样的？您接触了哪些名师，他们对您的阅读会有指导吗？

程永新：进入大学，当时的感觉就像进入了天堂。上课从不认真听讲，上课下课都是疯狂阅读。要读的书太多了，20世纪70年代毕业的中学生，基本都是严重缺少知识营养的人。复旦中文系的名师太多，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章培恒先生，此外还有外语系的夏仲翼先生。名师或者我称之为大先生的，主要影响你的是治学的方法。比如那时候夏老师上外国文学史，他提到的重要作品我几乎都会去找来看。

记者：20世纪80年代读书情况是怎样的？

程永新：我是1983年到《收获》的，当时的社会刚刚开始转型，思想界文学界都比较活跃，翻译出版的书也比较多。伍迪·艾伦的《午夜巴黎》从2000年穿越到二三十年代，这部电影批评了一般意义上的怀旧情绪，人只能活在当下。但我还是要说，20世纪80年代确实生机勃勃，那时候的文学界和整个社会一样，就像一个浩瀚的巨型吸盘，所有人类文明知识都会迅速传播，虽然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。比如昆德拉的小说，一旦翻译成汉语，整个文学界都会去读，后来的拉美魔幻小说，也是同样的情况。

记者：您在中学时代就读过巴金的《激流三部曲》《寒夜》《憩园》，您认为今天我们应该怎么纪念巴金先生？

程永新：巴金的作品已经被中外学者研究得很透了，我个人认为《随想录》对当下和未来特别重要。在巴金那辈人以及晚一辈的作家中，惟有巴金有一种忏悔意识和反省意识，并且用简洁朴素的语言记录下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《随想录》的意义一定会越来越清晰地显现，它的重要性不是其他作品可以比拟的。我们今天纪念巴金最好的方式就是去阅读《随想录》。

记者：2022年3月，您的小说集《若只初见》（上海文艺出版社）出版，收录的五篇小说风格各异，但总体上都有对20世纪80年代的重返或回望，从80年代



程永新，编辑家、作家，《收获》原主编

走过来的作家，对那个年代都特别怀念。您能谈谈那个时代的读书和写作氛围和当下有何不同吗？

程永新：《若只初见》里的五篇小说风格完全不同，但你说得对，它们都有历史记忆。库切说过，“所有的自传都是虚构，所有的写作都是回忆。”写今天的生活怎么能离得了过往的岁月呢？前面已经说了，20世纪80年代的读书和写作氛围与当下非常不同，那时候似乎是兵团作战，中国作家集体攀高峰，如今网络时代AI时代，都是散兵游勇，孤军奋战。年轻人想靠写作成名，就像在茫茫大海里游向岸边一样困难。

记者：读《若只初见》，让我看到了著名编辑程永新十八般武艺都能拿得起放得下，做了四十年编辑后回到小说创作，眼高手高的状态实在让人敬佩。您认为这种状态是基于什么？

程永新：你的褒奖实在不敢当。我天性散漫，曾说过自己只是个业余作家，于今经历的事情多了，对所有能够持续潜心写作的人们都表示极大的敬意。去年下半年，我辞去《收获》主编，去浙江工商大学当教授，做了四十多年编辑，想换一种活法，与年轻人交流会让人保持一种良好心态。况且沈从文说过，人生的最后一站应该在大学。学校有假期，时间宽裕了，所以脑海中的一些想法可以付诸纸面。今年写的两个短篇，一篇叫《羽衣甘蓝》，发表在《当代》六期；另一篇叫《回旋镖》，发表在《山花》11期。

记者：在《收获》几十年，您的阅读必然是海量的——有什么方法吗？比如具体到某部作品，如何迅速判断作品优劣而且“不走眼”？您有过看走眼的时候吗？

程永新：我一直以为，文学像七层宝塔，一般来

说，每个读者都有喜欢或不喜欢的权利，这是其一；但无论阅读还是写作，越往上专业性就越强，难度越大。看了几十年的小说，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，我通常在飞机上高铁上阅读效率最高，因为那会儿你被囚禁在时间之河，你只能阅读。大部分作品可以凭经验凭阅历作出判断，但也有一些作品读完之后需要沉淀，需要慢慢回味琢磨作者的意图，经过沉淀之后认定的好作品可能会是特别出色的作品。漫长的编辑生涯中，我自认为没有过重大的失误，但审美的差异性有时决定了你特别看好的作品，反应没有那么好；你认为一般的作品，文学界或者读者却比较认可。

记者：您有枕边书吗？

程永新：有。《追忆似水年华》，虽然我从未看完过。其实不需要看完，在阳光明媚的季节，有一杯咖啡做伴，你随意打开此书七卷本（译林版）的任何一页，一种时间流逝、与生命抗衡的感伤情绪即刻涌上心头，你读上一段，仿如欣赏歌剧中的咏叹调，你马上有一种写作的冲动。

记者：您会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？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？

程永新：除了《追忆似水年华》，像《卢布林的魔术师》《大师与玛格丽特》《香水》《朗读者》《黑暗里的笑声》《聊斋志异》都值得反复阅读，还有余华前年向我推荐的马利阿斯的《如此苍白的心》，它的结构和叙事都值得好好研究。

记者：您有什么阅读习惯？

程永新：我说了，被时间囚禁的光景是阅读的最佳时刻。

记者：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诗人或作家，在世的或已故的，您想见到谁？

程永新：兰陵笑笑生。我想知道《金瓶梅》到底是谁写的。

记者：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，您会选哪三本？

程永新：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《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》《道德经》。因为是去无人岛，“追忆”代表回望，诗歌代表艺术，《道德经》代表了东方智慧。

记者：假设策划宴会，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诗人或作家出席，您会邀请谁？

程永新：很多。不能把在世的人与已故的放在一起吧？不过我会隆重邀请王朔的，20世纪90年代我与其他编辑去北京，王朔在长城饭店请我们吃饭，当时出席晚宴的有史铁生、余华、刘震云、林白等人。王朔风光的时候乐于助人，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气概。最近我看一个采访，他说女儿叫他不要终老在家，要不房子晦气，虽然是玩笑话，我看了还是有些许不爽和感慨。我意识到，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。据《中华读书报》